

潘光旦著

人文生物學論林取

沈起平題

潘光旦著

人文生物學論叢

沈起年題

一九二八年十月初版

▲實價七角半▼

版權
所有

著
作
者
潘
光
旦

發
行
者
新
月
書
店

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路
一六一號
新月書店

敘言

此爲作者五年來關於優生學及其他與優生學相干而又不盡屬優生學之短篇文字；前後凡十篇，以與優生學不甚相干之四篇合爲上編，完全屬優生學者六篇合爲下編：總名之曰『人文生物學論叢』。

『人文生物學』一名詞，初見於美國霍布金斯大學柏爾教授（*Raymond Pearl*）之論文集。柏氏以一九二六年彙刊其二十年來以統計方法研究人類形態，公衆衛生，與人口消長之論文，顏曰『人文生物學』。今作者亦以『人文生物學』之名詞冠其率爾操觚之文字，非不自知其鄙陋，良以優生一學，以生物爲體，以社會爲用，採遺傳選擇之手段，達人文進步之目的，實與『人文生物』之意義，最相契合故耳。至上編所載各題，亦無一不兼及『人文』與『生物』二方面者，故並納之。

十篇之中，除讀『讀中國之優生問題』外，餘曾在下列五種定期刊物中一度發表：東方雜誌，大江季刊，婦女雜誌，申報星期增刊，時事新報學燈。此五者之編輯先生，前既予作者以發表之機會，今復許作者以複版之自由，私懷感荷，並識於此。

一九二八年，三月，潘光旦。

上

編

目錄

上編

近代種族主義史略（一九二五）

武林遊覽與人文地理學（一九二七）

中國人口問題（評陳長衡中國人口論）（一九二七）

今日之性教育與性教育者（一九二七）

『新文化』與假科學——駁張競生

性教育者之資格問題

變態心理與社會治安

目錄

下編

優生概論（一九二四）

西化東漸及中國之優生問題（一九二四）

讀『讀中國之優生問題』（一九二七）

附錄 周建人讀中國之優生問題

二十年來世界之優生運動（一九二五）

生育限制與優生學（一九二五）

合衆國絕育律之現狀（一九二三）

近代種族主義史略

(一) 引言

種族主義爲一新名詞，然其所指之觀念則甚舊。汎言之，凡一般高級動物皆有種族相猜避之心理；其在人類，則種族間傾軋嫉妬之心理，殆與文化史相終始。卽以中國古代而論，中國人自稱曰『夏』，象人形，而其鄰族，不爲蟲種之閩蠻，卽爲犬種之戎狄。至今我輩不知經幾許血統上之變遷，猶以黃帝神農之胄自居；其心理蓋昭然也。種字從禾，爲入農業時代後字，其後即推廣爲人種之種。書盤庚『無俾易種於茲新邑』一語頗類目下美國醉心於移民政策者之口吻。

但本篇目的不在解釋種字之意義，或分析種族間之心理作用，或追溯中國種

族觀念之歷史；此皆別爲問題。乃在略叙七八十年來，自種族殊能之事實，而成種族差等之主義，而成種族相排斥之武斷論與行動：其間所經之步驟及變遷；質言之，即近代種族主義之歷史是也。

(一) 亞利安主義，條頓主義與高必奴

十八世紀末葉，歐洲學者始從事於梵文及波斯文之研究。一七八六年英人瓊斯 (*Sir William Jones*) 謂梵文，希臘文，臘丁文，日耳曼文，及開爾特文 (*Celtic*) 相肖絕甚，其必出同一源流無疑。五十年後 (一八三五)，日耳曼人 鮑魄 (*Bopp*) 既奠定比較語言學之基礎，復推廣其說。自後比較語言學大昌；新成立之語言系凡含十組，在歐洲者七組，在亞洲者三組，各相聯結，有如宗族。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三年，日耳曼人東方學學者米勒 (*Max Mueller*) 講演語言學於英國牛津大學，謂今日既有此絕大之語言系，則昔日必有創之者之種族

系。米勒初名此語言系之源曰亞利安語 (*Aryan*)，今復名其種族系之源曰亞利安族 (*Aryans*)，謂古者『印度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斯拉夫人，開爾特人 (*Celts*)，與日耳曼人之遠祖嘗同院而居，同宇而處。』由文字之聯屬進而推論血統之聯屬，初非甚誣，而不知六十年來學界大聚訟之一，國際大爭端之一，已種於是矣。

亞利安主義濫觴於德人 米勒，而最初爲之實地宣傳者則爲法產而德籍之高必奴 (*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高必奴以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五年間作種族不平等論 (*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其書首獻辭中有曰：『世間之科學，藝術，與文教中一切豐功偉烈皆出自一家一族之賜；蓋其宗裔四出，統治宇內各國，而發爲文化也。』茲一族者無他，卽亞利安族，而其近世之『衍聖』嫡派則爲條頓一支。由混同之亞利安主義 (*Aryanism*) 進而爲偏狹之條頓主義 (*Teutonism*)，蓋自高必奴始。

於時人類多源一源之說未定；高必奴拘泥於人類史六千年之舊說（註一），以爲設人類盡出自同一夫婦，則若此短時期內，必不能有如許各別之支派，因採用多源論；且彼以種族間之殊形差等爲不易卒改，則多源之說尤足以坐實之也。彼謂人類凡三源，黑種出非洲，黃種出美洲（註二），白種則出亞洲希馬拉雅山西部之高原，由是西遷，卒成後世西亞及歐洲各民族。又謂各民族之不平等等實由天賦，與環境及教育不相干；而此種不平等之表現即爲各民族文化之高下，故武斷曰：『文化之階級與種族之階級，合湊若符節焉。』其論不平等之所在，則大致謂白種於道德，智慧，體格，三方面均超出黃黑二種之上；并謂黑種具極端之簡人主義，其結果流於無政府，而其反響適促成專制之制度；黃種人能爲含有慈善主義與社會主義之民治組織；白人既具特殊之政治天才，則主張自由主義，封建制度，議會制度，與開明帝國主義。此種較論之然否，我輩不具論。

高必奴謂一切文化實起於二種族之融合；其一必強有力而好征伐，又其一必

較柔弱而善服從；二者交相爲用，以成文化。而大可怪者，彼於他處又謂『民族之衰退，實爲血種夾雜之結果；』又謂『其退化之程度，即與新血種之多寡優劣成正比比例。』高必奴一壁申論種族純潔主義，一壁則以爲巨大文化之來源不能不藉異族血種之調和；例如，彼以一切藝術之才能出乎黑種；古希臘之藝術化乃少量良善之黑種血爲之也。此種自相矛盾之議論，最初出乎高必奴一人之口者，卒成種族主義全派之共有物；後此種族主義派中有主張絕對純種論者，亦有以純種論爲不能成立者，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最近之趨勢，雖以純種論爲歸，而矛盾之處時或不免也。

高必奴根據上述之原理，進而分析古今中外之文化。彼謂巨大之文化凡十（註三），其興起於舊世界之七文化皆出於亞利安人之手；其萬一可爲例外者殆爲米索不達米亞文化之一部分。彼直以印度文化爲亞利安文化之一派，而埃及文化則復爲印度文化之支流，此雖非高必奴一人之創見，高氏實首先發揚光大之。

略後，印度亞利安人之影響東漸，同時別有非印度的亞利安人自西北隅入中國，合成中國文化。希臘文化出自亞利安人與色米底人（Semites）之混和，而色米底人自身實爲黑種與白種之間種。羅馬文化則出自亞利安人，開爾特人，伊比利人（註四），與色米底人數者之混和，而開爾特人自身則爲黃種與白種之間種。降至今日，則執文化之樞機者爲條頓族，亦稱日耳曼族，亞利安人最正統之苗裔也。

是後高必奴之學說漸盛。高氏與樂劇家華克拿（Richard Wagner）相詆，華氏大肆其說，爲之廣爲宣傳，又益之以華氏自有之神秘哲學；於是智識界歸附之者日衆。唯時德國哲學界及文學界悲觀主義甚囂塵上；高氏之論，不啻爲若輩開一線曙光，蓋既承認日耳曼人爲一切文化之中樞，則一種自負與自信之心理油然而生，以爲洪鈞在握，挽回狂瀾之責，舍日耳曼人莫屬也。高氏之信徒中最著名者莫如大學教授西門（L. Schieman）與寓德之英少年臧百令（Houst-

on Stewart Chamberlain)。西門旋即組織「高必奴學會」(Godineau Vereinigung)，而自爲第一任會長。於是高必奴主義乃得一傳佈之中心機關。臧氏之學說見下文。

(三) 條頓主義與開爾特主義之爭辯及其爪牙

今日歐洲各民族中，果何者爲亞利安人嫡派耶？高必奴一人之結論何足以服衆？於是民族間之爭執起。其爭執最烈者厥爲世爲仇敵之德法二國。德主條頓主義，亦曰日耳曼主義(Germanism)；以爲亞利安人皆皙白長大，與今日德國北部之人種無異；法則主開爾特主義(Celtism)，謂古代亞利安人必爲圓顱，其身材與膚色必適中，蓋與今日之法國人種出乎同一血統。

驟視之，覺此種帶宗教色彩，玄學色彩，滿腔政治成見之爭執決不足以持久；竟持久矣，則其間不能無外界之勢力爲之張瓜牙可知。若此之勢力大約可

分爲三派。其最初受雙方利用者實爲物競天擇強存弱亡之演化論；蓋甚明顯。條頓主義一派以爲條頓族之材身，膚色，顧形等等皆不失爲大貴之相；數千百年來，復因選擇而愈精。教皇格蘭古利於羅馬奴市初見英倫之兒童，歎曰，『是不爲盎格爾，是直安琪兒也』(“*Non Angli sed Angeli*”)。則其血種之優秀，殆天寵有以致之也。益以近數百年來之歷史，幾爲條頓人一手創造，則其聰明強幹，更可想見。開爾特主義亦恃適者生存之演化論，顧其引以自豪之物則略異。距今約四千年前，歐洲西北一帶猶未出新石器時代，逮後由石器時代轉入銅器時代，其間一番自幽谷入喬木之革新功績實完全假手於開爾特人。此段文化的史實不特足證開爾特人之聰明強幹遠在條頓人之上，亦見設無開爾特人，則條頓人至今或猶未開化也。質言之，開化之遲速即爲本質強弱優劣之表示；上古之亞利安人既以剛強優秀著，則爲之嫡裔者必爲開爾特人無疑。雙方之邏輯相同，而結論各異，滋可怪已。

第二派爲種族主義張瓜牙之勢力，爲若干阿私偏見之人類學家與人種學家。若德之勃歇(I. Poesche)，朋加(K. Penka)，法之莫迪也(G. de Mortillet)，迂發微(Ujfaluy)，甲脫法宜(A. De Quatrefages)等；其偏見之程度不齊，要不能不爲感情所移則一也。他若英之太雷(Isaac Taylor)，意之塞其(G. Sergi)，又似偏袒開爾特主義。勃歇以一八七八年作亞利安人(Der Arier)一書，其結論亦謂亞利安人皆碩大，白皙，碧睛，美髯；並稱其發祥之地約在今日俄德交界之處，近代之列土歐尼人(Lithuanians)，其顛形雖已有變遷，猶不失爲其遺孽也。然其後裔中之最稱數典不忘祖者，當推日耳曼人。朋加於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六年間著二書，一曰亞利安人之由來(Origines Ariacae)，二曰亞利安人之後裔(Die Herkunft der Arier)；其大旨與勃歇者無別，但謂其發祥之地不爲俄德交界處，而爲斯更迭尼維亞(即瑞典，挪威，丹麥一隅)，由此四佈，以彌漫歐亞大陸，攜其語言及政治之天才與俱，到處發爲新文化。